

# 见字如晤 抚笺思人

——睹张允和、吕恩、王映霞书札忆往事 张昌华



出好的散文或诗向来。祝

中秋节快乐

大朋友 吕恩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

吕恩写的故事，经她写我改并推荐，四五年间陆续发表在香港《大公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文汇报》和《人物》杂志上。后来我向董桥推荐，董桥说“吕恩的稿子我都要”，连续在董桥主持的专栏《苹果树下》发了十多篇。

我与张素我(张治中女儿)先生通信也多，为写《和平将军张治中》等事。素我先称我为“作家同志”，后称我“先生”。某天，她不知怎的忽发奇想，说我们同姓又同乡，一定要收我做她的小弟弟，写信要我称她为“大姐”。我当然应命。吕恩与张素我本是老友，时有过从，大概是看到我写给素我大姐的信吧，某日发一电邮：  
昌华先生：

邮件收到。你对对我显得大生分了。你称素我为大姐，为什么要叫我先生？其实我与素我不能比，她的背景，她的学问，她的地位比我高一大节(截)，称我大姐，我还汗颜。以后请你不必称我先生，我们是平等的，我倚老卖老，就叫一声大姐吧！  
你对我拙作提的意见非常好，改的标题更好，我写这篇(篇)，其实是为郑秀，我觉得郑秀为曹禺牺牲了一辈子，为他做了不少工作，无人知道大不应该。你说中了，也许你看出来了。

我说实话，我不会写东西，我没有文学基本功(功)，我只是凭兴趣而已。最多只能写一些记叙文也是竹筒倒豆子，直来直往。我认识了你这位大编辑，我算有了靠山，如果以后我有什么东西，还要求你帮助，能答应我吗？我们订“攻守同盟”好吗？我等你的来信，我也想要充那些事实。  
祝全家安好！附上一个《只有我们俩》供你们一乐。  
大朋友 吕恩  
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

自那以后，我给吕恩写信就改称为“大姐”了。她高兴得不得了。天知道，吕恩其实比我老妈还大三岁！  
古人云“见字如晤”，斯言诚哉。大姐坟前早已墓草萋萋，如今捧读她当年的来信，其音容笑貌如在眼前。

王老、王映霞和“知名不具”等。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、工整、有力度，富男士风格。她每每来信，你必须立即作复，否则她就大为不悦：“信来回要十五天？真急煞人”“小老弟，你是不是把深圳和老朋友忘掉了”，或带命令式的“复我！”有趣的是，一次我出差，复信晚了一周，她十分恼火，在一张别致的深圳电视台用笺上写道：“我用这样好的信纸写信给你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”我无奈，赶忙找了一张比她的信纸“更漂亮的”印花的宣纸复信，说明理由赔不是，她的气才消掉，尔后又向我道歉并赠我一幅她的书法作品，真有点老小孩味道。最令我尴尬的是，大约在199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，早晨六点钟左右她打电话向我拜年，弄得我无地自容。我想说两句“不好意思”的话，她不让我说，抢着说她希望我代她在南京找一家养老院，她要到南京来养老。吓得我只敢“嗯嗯”个不停，既不敢说是，也不敢说不是。后来她没有再问我这件事，我自然也不敢问她了。  
1999年，我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，只见她昏睡着，盖着崭新、洁净的花被子，身穿白色镶花边的毛衣，双手伸在被外，脸色显得有点苍白，纤纤手指虽布满皱纹但仍显得秀气雅洁。她依然是那个冷美人。王映霞醒了。我走上前去，把花篮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，问：“王老，您还认识我吗？”她目光黯然，毫无反应。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，递到她眼前，她接过纸片端看一会：“呵，有点印象。”  
(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)

## 吕恩：就叫我一声大姐吧！



吕恩，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她自谦“是一片绿叶”，在我看来她也是一朵红花。她是江苏常熟人，本名俞晨，青年时代热爱演艺事业，父母坚决反对，认为“戏子”低人一等。吕恩为追求自由与光明跑到重庆，报考剧专。但她是“孝子”，为不“辱”俞氏门楣，从外祖父姓吕，易名吕恩，“恩”，以示戴德感恩之意。

2008年，吕恩到南京看望她的“师妈”金玲(陈白尘夫人)时，我才有缘识荆，此后的几年间我们过从甚密，四五年中，她致我的函札(含电子邮件)有六十通之多，电话更是周周不断。她的信最初是手写，她性急嫌纸信走邮局太慢，后渐渐地学会用电脑发邮件。而我不会打字，复她的信先手写，拍成照片，再发她邮箱。

吕恩当年结识的剧坛人物都是大师：俞上沅、曹禺、张骏祥、黄佐临。她曾与白杨、张瑞芳、秦怡、金山配戏，所以她对我说是“跑龙套”的，是“绿叶”，专衬“红花”的。她的演艺生涯从《清宫外史》中的嫔妃起步，演过花枝招展的交际花，又老又丑的老妓女，也演过主角，新中国成立后她是话剧《雷雨》中繁漪的第一个扮演者。

吕恩的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她的人生阅历太丰富了，除演艺界外，她与张大千、徐悲鸿、叶浅予等都有交往。她有一肚子故事，想把它写出来，可不能如愿。我们的信都是谈写作的，最初，她的文稿手写或请人打印后寄给我，我在纸上改好退给她，她再改一遍寄我，最后由我定稿后代转相关

## 王映霞：往事实在值得留恋了



1995年夏，我第一次拜访王映霞，未遇。邻居老大妈说她骨折住院了。两个月后，我应约到沪住了三天。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、聊天。为编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，她要我拟书名。我思索了一会儿，信手写了三个题目《爱的罗曼》《往事如烟》和《岁月留痕》。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，指着第一个说：“这个似乎不大好，像旧社会‘礼拜六’派文章的题目。”我惊讶她的记忆与思维。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。她说，他人也早死了，灰飞烟灭，就用它吧。我请她为本书题签，次日我去取，一看，横的、竖的写了好几款，都很漂亮，展

示了她的书法功底。那天告辞前，我提出要与她合个影。她很高兴，一手抱着我送的鲜花，一手不忘把床里边的大花头巾拽过来，披在肩上。  
《岁月留痕》出版时，她居深圳，性急，书刚寄出三天，她就来电催问怎么还没到。收到书后她来一信，样子挺高兴。  
昌华先生：  
许多天没有写信，因为有时头晕。昨夜收到了两本《岁月留痕》。起初以为会遗失，收到了之后却半夜未能合眼，看书，一边看一边想，往事实在太值得留恋了。小丁那里是否已经寄去，在我惦记中。稿刚何时寄来？小丁那边是否也应该寄些去，多少由你们酌量，但希望告诉我一声，麻烦了谢谢。封面的底色是灰色的，既文雅又漂亮，你的本领不小，居然在八月份能与世人见面。盼复。  
昨天寄出了一张字(有印章)还有几张小事。  
收到后请即复，祝安详！  
王映霞  
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

在我编辑她的《岁月留痕》和《王映霞自传》的两年内，我与她电话、信函不断，她对她的称呼花样繁多、有趣：先生、老弟、小弟；落款有：老王、

庚子春暮，商务印书馆为我出了本《他们给我写过信》，那是海外朋友函札的结集。微信圈一位未见过的朋友问我，“续集”(内地部分)何时面世？我告之，目下正在日夜兼程，梳理、选编存牍。“三壶斋”斗室案头、椅上、地下，满坑满谷堆满函札，不下两千通。现千里挑一，拣出三通好玩的，供大家分享。

## 张允和：奶奶舍不得打你



张允和，周有光先生夫人，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。我结识允和先生是二十世纪末，范用先生介绍的，为她与周有光编合集《多情人不老》。事先，我给周有光先生一函，投石问路。他复信云：  
昌华先生：

您的来信收到了，谢谢您的好意。我和内子张允和都不是文学家，也不是名人。我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，张允和的文章是随便写的散文。列入《双叶丛书》恐怕不很相称。这一点请您再加考虑。三联书店的曾蕾女士可能给我们过高的评价了。

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，现在出门在外，不在北京。等她回来以后看情况再作商量。  
再次谢谢您！  
祝您  
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！  
周有光  
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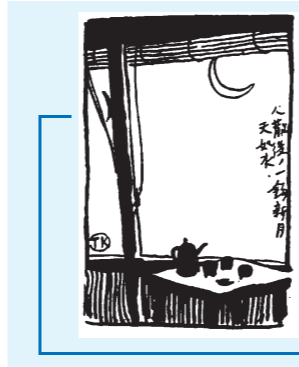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两位老人终敌不过我的“哄骗”与缠磨，首肯了。记得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时，允和赏茶赐座后对我说，她是一个家庭妇女，她讲的话是“半京半肥”(北京、合肥)，不知我能不能听懂。我立马说我是安徽无为为人。允和笑了，“小老乡，又同姓张。”我马上套近乎，“一笔写不出两个张。”允和说：“好，好。你一定是张家的好孩子。”

第二次去谈稿子时，我刚坐下，允和对正在埋首打字的周先生说：“周有光，张昌华来了，你不陪他说说话？”或是先生打字太专心，或是他本患有严重耳疾，没有反应。允和先用手指指周有光，又指指自己耳朵说：“他耳聋。我都不敢跟他说悄悄话，隔壁邻居听见了，他都听不见！”允和的幽默，乐得我“呵呵”笑个半天。周有光也幽默，他的那首《新陋室铭》我早有耳闻：  
山不在高，只要有葱郁的树林，水不在深，只要有洄游的鱼群。

这是陋室，只有我唯物主义的快乐自寻。  
房间阴暗，更显窗子明亮，书桌不平，要怪我伏案太勤。门槛破烂，偏多不速之客，地板跳舞，欢迎老友来临。卧室就是厨房，饮食方便，书橱兼作菜橱，菜肴有书香……  
后来，我据所闻所见，写了篇他俩的素描《两个老幽默》，稿毕，呈允和审定，允和复信说谢谢我的捧场。又说，文字没有什么要改的，最好把标题中的“两个”改为“一对”，突出夫妇关系。画龙点睛，二字师也。她在那封信末还说：“改得并不一定对，做惯了老师，不但喜欢改人姓名，也改人文章，这就是‘古之愚者好为人师！’”  
《多情人不老》出版了，她订购百册，不到半个月就电话告我，书快送完了。我理解，她家姊弟就有十个，还有七姑八姨，更有一群曲友及粉丝。僧多粥少，自难应付。接着，隔三岔五，我就接到她的汇款购书。某天，忽然想起，我赴北京常到她府上蹭饭，又白看她赠的张家小刊物《水》，便顺手将那张汇款票退了回去。我还写了封信说，作者是编辑的衣食父母，是上帝，小编辑为大作者办点事跑跑腿是荣幸的应当的。又说：“如有办得不周的地方，您老可以打屁股。”于是有了下面这封复函，难得老太太有雅兴，还用毛笔书写。这是她赐我的十六通信中的绝笔。  
昌华先生：  
八月二十日来信及复制照片收到。一百一十元汇款也收到。你真是……  
我的儿子周晓平八九岁的时候，整天让记者们带他到处吃饭玩乐。我说记者们吃四方，我儿子吃十方。现在我也成了吃十方了。  
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百对恩爱夫妻照片，有八张。张张有我，大出风头。从七月十一日到八月二十四日，我这儿有七篇报刊上登载我。今寄上最后一篇，又寄两书的勘误表。  
北京仍旧在三十九度(摄氏)上下，国内外采访者也很多。我的儿子又不在国内，幸亏我的五弟夫妇在这里陪我们。  
草草。有空再给你写信。不打你，你是张家的好孩子，奶奶舍不得打你。  
祝  
秋安  
允和草  
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 
允和先生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，她的那句“奶奶舍不得打你”，至今仍萦绕在我心头。

## 城南小筑寄闲身

在二哥的指点下，他熟读《玉历钞传》《百孝图》《返性篇》《格言联璧》《文选》。哥哥对李叔同要求非常严格，稍有错误便加以惩罚。这种严厉对李叔同来说可谓双刃剑，一方面让他过早地失去了孩子的活泼，天性因压抑而变得有些扭曲；另一方面也让他养成严于律己的习惯。李叔同承认，哥哥的严格要求，对他后来养成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为此，终其一生，他对严厉的哥哥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。  
一转眼，李叔同已是眉清目秀的16岁少年了。这一年，他考入天津的辅仁学院，接受更为系统的国学教育。  
才华出众，又勤勉好学，少年李叔同如同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吮吸知识。古代经典不用说了，就连偶然看到的一些课外读物，李叔同也会用心细读。  
精读四书五经之余，李叔同也关注当时日益兴盛的新学，对诗词创作与金石书画更有着浓厚的兴趣，甚至到了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的程度。  
徐耀廷是李家的账房先生，比李叔同年长23岁。他家学渊源，擅长金石书画。李叔同视其亦师亦友。为纪念自己和徐耀廷的友谊，李叔同曾赠给后者一枚印章，上面刻着“落花水面皆文章”的字样。  
少年李叔同，求知欲旺盛，遍寻名师，交游广泛，很快就赢得“天津一才子”美誉。  
在科举考试尚未废除的年代，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还是科考。诗词文章，不过是旁门左道；琴棋书画，更是雕虫小技，丈夫不为。以李叔同的洒脱与率性，自然



### 李叔同与丰子恺 不宠不惊 过一生

魏邦良 著

不属于功名，不理睬科考。然而，父亲去世后，孤儿寡母在大家庭的地位一落千丈。生母王氏身份是最卑微的妾，失去了丈夫的宠爱，连佣人也会冷眼相待。也许所谓的“功名”在李叔同眼中不值分毫，但能让母亲脸上有光，让母亲在大家庭中扬眉吐气，是李叔同投身科考的最大动力。  
倘想在科考中获得高分，关键是学会揣摩考官的心思，然后投其所好，按考官的意图诠释艰涩警语的经典文句。可李叔同的答卷却充满独立思考，他把考试当成了直抒胸臆、一洗胸中块垒的机会。在《论发八股兴学论》中，他赞扬“昔时八股”“阐发圣贤之义理，可以使人共明孝悌之大原”；批评当下八股“以辞藻为先，以声调为尚，于圣贤之义理毫无关系”。  
在《乾始能以美利天下论》一文末尾，李叔同曲终奏雅，一锤定音：“盖以士为四民之首，人之所以待士者重，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。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，风俗由之表率。务令以孝悌为本，才能为末。器识为先，文艺为后。”  
李叔同写于考场中的这些充满独立思考的文章，显露出他的忧国情怀和对时事的关注，却不合考官的意，他中举的愿望自

然是落空了。当时正值康梁变法，热爱祖国的李叔同赞同康有为“变法图强”的主张，曾刻了一方闲章“南海康君是吾师”。在和别人聊天时，他也多次慷慨陈词：“老大中华，非变法无以图存。”他的一些言论使人怀疑他是康梁同党，甚至遭到有关人士的警告。生母王氏为此担惊受怕，戊戌变法失败后，王氏更是惶恐不安，再加上这个失去依靠的大家庭，岌岌不断，已无温暖可言，王氏便带着李叔同离津赴沪。因为李家在上海也有投资，母子两人的生活是完全有保障的。  
1898年10月，李叔同在上海法租界卜邻里租房居住。在上海期间，他一度纵情声色，也留下大量的诗词文章。他在上海的生活可谓风流倜傥，但也颓废萎靡。  
当时华亭乡人许幻园在自家成立“城南文社”，每月雅集一次，赋诗作文，诗酒唱和。为吸引更多同道，“文社”还常常悬赏征文，以吸引更多的诗坛高手入会。李叔同投了三次稿，每次都获得第一名。他因此结识了许幻园。许幻园在城南草堂打扫了房屋，邀请李叔同全家移居过去。  
因为志趣相投，性情相投，李叔同和“文社”中的许幻园、蔡小香、袁希濂和张小楼结为“天涯五友”，他们还合影留念。

李叔同曾填词一阙赠许幻园：  
城南小住，情适闲居赋。文采风流合倾慕，闲书著书自足。  
阳春常驻山家，金樽酒进胡麻。篱畔菊花未老，岭头又放梅花。  
词中流露出对许幻园“文采风流”“闲书著书”的羡慕。  
许幻园妻子宋梦仙多才多艺，能诗善画，她在诗中曾这样赞叹李叔同：“李也文名大如斗，等身著作隘人口；酒酣诗思涌如泉，直把杜陵呼小友。”  
对李叔同的纵情诗酒，宋女士也提出委婉的批评：  
花落花开春复春，城南小筑寄闲身。眼前画身犹壮，莫为繁华失本真。当时的李叔同意气风发，逸兴过飞，哪里听得进宋女士的好心规劝，以这样的诗句作了回应：  
门外风光各自春，空中楼阁画中空。而今得结烟霞侣，休管人生幻与真。  
由于在功名上一直郁郁不得志，李叔同索性纵酒任性，但虚度人生，前程无望的担忧也一直潜伏在他心底，只不过埋得太深，别人无从察觉，连他本人也似乎忘了。只在某个特殊时刻，那种光阴催老、时不我待的感觉才会像冬眠后的虫子一般，蠢蠢欲动。  
1900年11月，李叔同的长子出生。这本该是大喜事，但也许年方二十的李叔同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到来有些措手不及。初为人父的喜悦像傍晚的阳光，倏忽即逝；人生易逝、流年如水的伤感却像云层在心中愈积愈厚。不知不觉中，一阙《老少年曲》从他笔下流出：  
梧桐树，西风黄叶飘，夕阳疏林杪。花事匆匆，零落凭谁吊。朱颜镜里凋，白发愁边绕。一霎光阴，最是催人老。有千金，也难买韶华老。  
(二)

解秋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：021-22898598